

曹江网赞誉排名
第一位

悄然无声◎著

香墨香

画

大结局



比“金枝欲孽”更惊心动魄

两个帝王之间的骨血搏杀 三个女人在后宫里的争斗交锋

倾听爱情天后悄然无声的寂寞美学

中国画报出版社



悄然无声 著

香墨万画

XIANG MO WAN HUA

中国画报出版社

香墨弯弯画

燕脂淡淡匀

揉蓝衫子杏黄裙

独倚玉阑无语点檀唇

人去空流水

花飞半掩门

乱山何处觅行云

又是一钩新月照黄昏

南歌子·香墨弯弯画

香墨变画

悄然无声◎著

一个惊鸿照影的世间奇女子
一阙繁花铺展的锦绣奇情

· 目录 ·

起之卷

人去空流水
001

承之卷

花飞半掩门
043

转之卷

乱山何处觅行云
089

合之卷

又是一钩新月照黄昏
161

起之卷

人去空流水



候在绿萼轩的是皇后杜子溪的贴身女官。

女官本姓杜，是杜氏族人，自十六岁入宫起，已整整二十五年，如今因姓氏犯了皇后的名讳，宫里人就都称她一声丽女官。

香墨刚坐定，丽女官便自绣墩上起身，却并不行礼，只直视香墨，道：“皇后娘娘叫奴婢转告夫人，她病得久了，脏腑沸腾，难熬得紧。所幸最近知道有一味药引子，能治愈她的病，还望夫人替娘娘取来。”

香墨自椅上稍一欠身，眉尖微蹙，问：“什么东西那么稀罕，宫里的御药房竟没有？”

丽女官望住香墨，唇际凝出薄薄笑意，答：

“并不稀罕，只不过是一味紫河车罢了。”

香墨眉头似是不经意地微微一挑，过了片刻方道：“谁的？”

她目光渐渐凌厉，仿佛明角窗外愈来愈紧的风，爆发出骇人的寒意。丽女官只是静静地看着香墨的脸，既不惊也不惧，仿佛说的是再平常不过的话：“范婕好的。”

听到丽女官这么说的瞬间，香墨本擎着茶盏的手僵硬了一下，随即，就仿佛没什么事似的继续细细抿了一口。

她指甲叩在了茶托上，发出轻轻一声脆响。薄瓷在日色里闪耀着剔透的光，香墨修长的指尖因为用力而一点点发白。

茶盏被香墨缓缓放回黄梨桌上，丽女官已不耐烦，带着一丝讥诮的味道问道：“夫人可明白皇后娘娘的意思了？”

香墨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，闲散地坐着，半个身子斜倚在椅背上，宝蓝的袖拢在黄梨扶手上。她微微抬起下颚，从眯起的细密睫毛间看着丽女官，淡淡地道：“我自然是明白。”

说罢起身，她宝蓝色的袖上，用蔚蓝滚了精致的镶边，只是不经意便拂过茶水，上好的丝绸很快吃了一点茶渍涸痕，她却丝毫没有察觉。自绿萼轩拾阶而下，天色已将近傍晚，风啸促急，她微仰起面，渐渐地就恍惚了心神……

她只是想，蓝青在大漠已经如何……

可香墨还未想完，封荣就光着一只脚奔了过来，扑在她身上，含着睡意呢哝道：“你去了哪里？朕睡不着……”

香墨叹了一口气，自内侍手中接过鞋子，一边弯身替封荣穿上，一边说：“风还硬，当心着了凉。”

泱泱沙漠里的夜愈深，寒就愈入骨。蓝青却不觉得冷，只觉得体内仿佛是有着一股火，熊熊燃烧，烧得入骨入心。狼皮袍子紧裹在身上，可一丝汗也不出，已经半昏迷的蓝青，此时知道自己即便不是病死，也会被冻死在这漫漫不见尽头的长夜。

恍惚里，蓝青突地听见加尔根一声低呼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

然后就是戈登蓄意压得极低的沙哑声音：“你没听见吗？这狼嚎有多近？我们即便熬过了今晚，没水没粮你以为我们能走出这沙漠？白天陈瑞说过，我们中必须得有一个死，不然都得死。也就是说只要死一个，另两个人就可以活下去！我上有高堂，你还有孙子等着你回去，我们都不能死，不是吗？”

篝火依旧熊熊燃烧，干燥的木头偶尔会发出呻吟一般的爆裂声，蓝青双目虽然合着，可感觉到那一丝暖意熨贴着肌肤，很温暖，却也带起一点烧灼般的疼痛。

“他生病了，病得很严重，你没看到吗？！这样的沙漠，这样的天气，即便是我们不杀他，他也熬不过三天！我们……我们并不是杀他，只是提前解除他的痛苦而已……”停了片刻，戈登又道：“我不会勉强你，你大可以让你的孙子孤苦伶仃地乞讨度日好了！”

“他们还那么小，在这个世道里又能活多久……我不能扔下他们……”加尔根的声音已经带了哭音，说到最后已蹲在地上，小声抽泣起来。

不远处的两人明明说着蓝青熟悉的腔调，可是又恍如陌生的语言。篝火里那一点呻吟似的声音终于被夜风撕碎，周围连狼也不再嚎叫，完全沉寂下来了。

蓝青骇然，但不敢动作，微微眯着眼看去，只见戈登正走向自己，他手中映着的一点精光，犹如巨狼饱食过血肉的齿，细看才发觉正是他悉心磨砺过的匕首。

蓝青看不清戈登的神情，他已经虚弱得无法逃跑，只能紧紧地屏住呼吸，等待着戈登走近。他身体内的火烧得模糊了视线，偏在此时冰冷的刀刃擦过他的脸，他浑身僵直，只觉得左颊一阵凉意，刀刃却已到了他的胸前。他甚至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戈登的匕首已经穿过了狼皮袄，划开了自己的肌肤。

瞬间的痛楚突然激起蓝青凶悍的本能，他身体迅速往后一撤，在戈登的惊讶慌张中，手自怀中掏出一把短刀，向前刺去。

意识还在游离的时候，蓝青仿佛感觉到有水流从他执刀的手背上慢慢流下来……

蓝青缓缓凝住眼，正对上了戈登不可置信的目光。蓝青的手直到此时才开始不停地微微颤抖，他第一次看见由活至死的眸光——少年的眼在生命消逝的一刹那，光亮得压住了谷内唯一的篝火，但只是瞬间，支撑的力气似乎从他身体里被猛然抽去，乌土得好似死去多时的鱼目，再没有了生命的光泽。

蓝青咬紧了唇，手猛地往回一拉，不知使了多大的气力才刺出的刀刃，好似已经长在了死去的戈登的血肉里。他拔了几次，刀才撤回，血却也跟着喷了他一脸。

不远处犹是满面泪痕的阿尔根，惊恐地望住他，低呼道：“你……你杀了他……”

蓝青一直模糊的心突地豁然惊醒，脚下一软，一个踉跄几乎摔在尸身上。他痴了一会，才呓语般模糊地出声，似对阿尔根，又似对自己。

“我……杀人了……”血顺着他开启的唇渗进了口内，腥涩得让他直想呕吐。然而他和阿尔根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看见被垒起的一人多高的石墙上探出一双湛绿的凶恶的眸子，那赫然是一双狼眼。

阿尔根惊恐地跑至蓝青身畔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快跑，血腥味会招来野狼，再不走我们就连骨头都不剩了！”

可是又能往哪里跑？此时的谷内三面是陡峭的岩壁，一面是饥饿的群狼，他们已经穷途末路。

蓝青却拉住已经绝望地合住双目的阿尔根，指着一面稍微倾斜的岩壁，道：“我们往上爬！”

高耸的风化了的砂岩，有蜂巢般的窟窿遍布其上，方便了他们的攀爬。爬到两人的高度时，蓝青惊骇地发现，集合三人之力垒成的砖墙下，一只狼正高举着前爪搭在石墙上，其余的狼将此狼当成阶梯一跃而过。不过片刻，谷内已经聚集了十多只饿狼，啃噬着戈登的尸身。当尸身快速地变成一堆白骨时，这群狼嚎叫着又用这样的法子开始攀爬他们逃生的岩壁。

蓝青第一次知道狼是如此聪明，远远胜过了人们的想象。嚎叫声一阵阵传来，它们瞪着饥饿极了的恶眸渐渐逼近了，蓝青和阿尔根虽然不曾放弃地往上攀爬着，却都隐隐地知道这场追逐的结局。



砖岩的崖壁上有一个一人余宽的平台，蓝青先将已经脱力的阿尔根竭力托了上去，自己方才努力攀爬。可手刚搭在平台粗糙的边沿，阿尔根却一把抓住了蓝青的手，眼望住同样攀爬并快速接近他们的狼，喃喃道：“狼追来了……狼追来了……我们跑不掉了……跑不掉了……”

“老爹！”也许因为昏暗的夜色给阿尔根遍布沟壑的面上投下的阴影太过诡异，好像什么险恶的东西随时挣裂扑出，蓝青吃力地仰面吸了口气，放缓声调：“老爹，你干什么？！”

“对不住，我必须得活下去，若不留你喂饿急了狼，我们都得死！”阿尔根仍是喃喃地说，不敢看向蓝青，脸上涕泪交流：“我……我今日害了你，你也别怨我，清明鬼节，我一定会祭拜你的！”

蓝青觉得身体的内火烧着破裂的肌肤，偏偏冷汗从他的额头滑下，带着血从下额滴落，他连叫的气力都没有了，只能低低求着：“不要，老爹！不要！我们都会逃出去的，求求你！”

天空好似卡咭尔神的眼眸，乌云遮蔽万里。阿尔根的面孔在神祇的眼下空洞苍白，而蓝青与他面面相觑。阿尔根的一滴泪落了下来，急急促促，仿佛舍弃了任何挣扎的机会似的，落在了蓝青的面上。

蓝青竭力呼吸着，力图平稳那沉下去了的心。

他安静地等待着。

阿尔根死死掰开蓝青搭住平台边沿的手，继而换上一个勉强的笑脸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

蓝青的思绪已经开始停滞，脑海之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不停地说着：不能死，不能死，不能死……

他不能死。

阿尔根的动作奇异地在他的眼中缓慢了下来，仿佛被牵住了丝线的傀儡，被他陡然抓住了那根透明的丝线。蓝青使足了气力一拉，阿尔根就被扯到了空中，逃生中散落的花白的头发在迎面的大风中乱舞，那目光定定看住蓝青的刹那，却忽然微微一笑，似宽慰，又似遗憾，然后，他整个身体笔直无声地落下峡谷。

蓝青拼命爬上了平台，喘息了半晌，才颤抖着探头往下望去。追袭他

们拼命攀爬的饿狼，已经蜂拥而下，撕咬着新鲜的尸体。

狼的利齿下，戈登和阿尔根的血交汇在一起。

蓝青呆呆地看着，心腑之内仍是那个小小的声音：不能死，不能死……

他喘息着要继续往上攀爬，可是峡谷的上方竟传来了同样凄厉的嚎叫，呼应谷下饱食尸身的叫声，混合着他的绝望响彻天际。

蓝青几乎想要哭出声来。

突地，狼嚎声止了，片刻工夫，自谷顶顺下来一条极粗的麻绳。

蓝青不及细想，抓住了绳子拼命爬了上去。到达谷顶时，他环视着周围似熟悉又陌生的明盔严甲，不由得恍惚起来。

一阵蹄声传来，军士队伍整齐如刀割一般分开，驾到了近前，停了下来，马背上的人俯瞰着他。

陈瑞身着的大概是征战沙场的一身重甲，只在领口处能看见其内雪白堆绣的霜锦。此时天色已经将亮，陈瑞映着薄曦的眼眸眯成一线，格外锋利明亮，让蓝青不由得想起狡黠凶恶的狼。

“虽然是一老一幼，但你以一敌二，总算活了下来。不愧是陈家的血脉。”

蓝青思绪瞬间乱了起来，所以并未听清最后一句。

“你逼着我杀了人……为什么……为什么……”

“那你为什么杀了他们？”

陈瑞的嗓音冷冷地传入耳际的同时，蓝青忽然猛地一震，望住陈瑞，面如死灰。

“我……我不得不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陈瑞目光如炬，和蓝青对视。

“你杀了人，你的手上沾满了血。”

蓝青慢慢把视线集中起来，嘴角扯出一丝不成型的笑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！我不得不杀了他们！因为他们要杀了我……要杀了我！”

陈瑞不再说话，只是淡淡一笑。

早晨的沙漠，天空像被水洗过似的干净，碧蓝得没有一丝云彩。放目所及，沙丘不断地铺展，好似女人姣好细腻的胴体，好似还带着轻微的呼吸





起伏着。

那么安详的沉静，却更觉凄凉。

蓝青毫不掩饰敌意和仇视，瞪视着陈瑞，毫不退缩。一阵旋风刮过身旁，卷来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枯叶，在风中飘来荡去。风下就是被兵士屠戮的几十具狼尸，鲜血像小河般在沙砾上汨汨流淌。

“这就是我教给你的第一课，你不杀人，就会被人杀。”

沉默很久以后，陈瑞这样说。

蓝青恍惚听懂又恍惚未懂，只余下受伤的胸口和身体内不曾熄灭的火，剧烈疼痛。

贰

花是红花，取自波斯，又称为番红花。浸入水中，水渐渐为金黄，而花却红艳不衰，且药力甚为凶猛霸道，喝下去只是一盏茶的功夫，范婕妤腹中已经成型的胎儿就被打了下来。

其间的挣扎、厮打、嚎叫都与香墨无关，自有皇后派来的内侍完成，她所需要做的，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接受范婕妤和所有人的咒骂。

范婕妤所居的宫阁盆花甚多，锦绣绵延，芍药丁香海棠，红香腻粉，素面冰心，生生就压下了恍如铁锈的血腥。

香墨并没有说话，只垂眉端坐，唇际略有笑意。

这样的笑意一直持续着，她出了大陈宫门，回到了墨府，进了角门穿过月洞门，并不往北回绿萼轩，只转南自穿廊往来凤楼行去。

来凤楼内虽久无人居，但仍打扫得十分干净。转过碧纱屏，便是一尊白瓷观音供在案上。

香墨仍旧噙着那抹笑意，望住神像半晌，才对身后随侍等人淡淡道：“你们都下去吧。”

侍婢等人刚要福身应是，却被香墨的话截住：“退得远远的，有多远退多远，我这里用不着你们。”

侍婢等人偷偷觑她的神色，不敢再言声，悄无声息地出了来凤楼。

等到无了人，香墨唇际的那抹笑意才陡然消失，她缓缓跪在了观音像前。

观音像为白瓷雕塑，胎薄釉色剔透光亮，被透过宝扇窗的金色阳光一照，微影憧憧，莹润如堆脂，胜似白玉雕成。已记不得是谁送来的，只记得人说这是一尊甚为吉祥的观音像，圣佛开光，九九八十日的普门颂祈福。所以观音如花眉目都是笑如弯月，天作神瑞，吉祥美满。

香墨目不转睛地望着，心被不知什么尖锐的物体狠狠刺入，扎得极是疼痛。可手依旧缓缓合十起来，喃喃地用几乎自己都无法听清的声音道：“我恨，我好恨，我恨得自己的心都无法再感觉到，我恨得五脏六腑都已破碎，好似重新接成。”

“我不恨皇后杜氏，她是个可怜人；我不恨太后李氏，她是个可怜人；我更加不恨婕妤范氏，她何尝不也是个可怜人？我无法恨当今的天子，大陈的皇帝，他是我妹妹所爱的人，亦是个可怜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香墨忽然沉默，举在颚下合十祷告的双手，不由自主地紧紧捏了起来。良久，她又极轻地开口：“大慈大悲的观世音……我所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恨的是这个把女人当作餐桌上的点心、把女人封闭在鱼缸之中玩赏的皇朝——陈氏的皇朝！”

来凤楼四面镶嵌着洪福齐天的宝扇窗挡不住午后的阳光，顺着镂雕的空隙，照拂在观音像上。过了很久，香墨发现，那神佛的眉目似乎更加欢喜，仿佛一弯新月，不见世间悲愁。

香墨想笑，终究无法笑出，涂抹了殷红丹蔻的手指按住了唇，喃喃自语：“我恨这个皇朝，我恨这个吸取了燕脂的性命当作自己养料的皇朝，我好恨……”

载满恨意的身子再也无法支撑，香墨渐渐歪在了案上，头枕贴在光滑的木面，上好的乌檀木被肌肤的温热浸润，起先变暖，然后依旧阴冷沁芳，似乎不论多久，都无法暖起。她手不由得抓住案边，指节间死死的力度似



要将其寸寸拧碎断裂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隐隐地耳畔传来门帘衣物的窸窣声，此时此刻敢进来的人是谁，已不言而喻，可香墨恍如未觉，依旧伏在那里。

片刻之后，一双手臂便从身后环住了香墨。陡然带来一阵寒凉扑背，她不由激灵灵地打了个寒颤。身前的那双手在阳光中筋络清明，拇指上一枚硕大的青玉扳指，更衬得男子的肌肤淡如白玉。

良久之后，封荣才说：“我们要个孩子吧。”

那声音是淡淡的，幽幽的，小儿般软嫩的口吻。

低语似熔化的铁，丝丝络络流溢下来，突地激起香墨的心悸，心腑肌肤激烈撕痛，仿佛要将她活生生熔铸其中，瞬息，汗水湿透了后背。

封荣恍如未觉。香墨因今日入宫，梳了飞西髻，颈上髻后，分别插了六枝镂花足金花穗钗朵，阻挡住了他的温存。而封荣的手指却极有耐心地慢慢将那足金花穗钗朵折下，丢在揉了软金丝和孔雀翎的毯上，便是衬着红绿斑斓，也不过是成了一簇残骸。

再没了阻挡，封荣一边以脸极为温存地厮磨着香墨的颈项，一边轻声道：“我小的时候，甚至是现在也会想，要是一直呆在娘亲的腹内，永不降临这个人世有多好？娘亲的腹，只是薄薄的一层肌肤，就会遮挡住外面所有的风雨，遮蔽住外面所有的污秽。蜷缩在娘亲的怀中，永远不要出生……那样该有多幸福？”

有絮温热的丝，在香墨耳后颈项轻轻一勾，仿佛是他叹了口气。

“香墨，生一个我们的孩子吧……”

封荣极温柔的手温在她的腹间，却带着炽烫冲入香墨的身体。

他大抵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曾经就在那里，有一个生命在她的腹中，然后固执地不可挽留地离开……

曾经就在那里……

而他所祈的，是永得不着的恩赐。

香墨的眼渐渐被莫名的东西所模糊，而她努力地仰起头，迎着阳光，习惯地微微眯起了眼，倔强地不肯让眸中物流下来。

她手搭在封荣的手上，原本就要推开封荣，可待触到了他的肌肤，整个

人忽然被吸取掉了生气一般软了下去，发髻上六股沉甸甸的赤金流苏垂拂在了封荣的指尖。若不是有清冷碎响，封荣几疑她停止了呼吸。

她不受控制地紧紧抓住他，唤了一声：“封荣。”

她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封荣并不回答，伸手抓住她的肩，将她缓缓转过。

香墨对上了封荣的眼，眼波微转的时候流出桃花般的温柔，此时的封荣是少言的，人人皆道当今的天子是傻极的人。而她却知道，他凡事看在眼里，不言不语，人皆不留心时，他已留在心里。

聪明极的人才能如此。

香墨笑，此时似只能笑，只是不知何时就改了口，称道：“陛下，日后定是螽斯衍庆。”

封荣轻轻以手掩了她的口，又折下她发上一股累丝金凤，指间流苏清冷，半晌，方伏在她的肩上，喘息着笑说：“螽斯羽，洗洗兮……”

香墨睁着双眼注视窗棂间投射的颜色。赤金的光，缓缓地移动，由东至西，彤红金粉转为乌黑，又变为明晰似银的白，清冷刻骨。

窗外到底还残留着冬日的暮气，除去几株松柏，便是空空如也。

空空如也。

只有月光的寒澈，仿佛将人无穷无尽地浸在霏微的雨中。

香墨想，到了夏日就好了。

到了夏日就是繁花似锦，再不会这样空空如也……

陈国历二百三十五年的五月，夏日来得早，牡丹开得极盛。

碧液池池水涟漪，绕着一带短短朱漆红栏，栏畔姚黄魏紫，犹有几本如美人的红衣只卸了半肩，花欲笑，并未全开，数本雪拥蓝关倒开得雪白灿烂，映着正浓日色，满眼的妍丽。锦绣一般的花影横披，天然一张穹幕，把前后窗纱都映成斑斓一般，繁华似到了极处。

在窗前站得久了，香墨绛丝紫鸾鹊谱的轻衫吸了日光，附在身上便微微地带出了一身薄汗，她却依旧不曾移动，只带着些慵懒地对身后久候了半晌的丽女官道：“怎么有兴致出宫来？”

“春去夏来，皇后娘娘旧疾又犯，便遣了奴婢来，指望着夫人寻来药





引。”见香墨并不答话，丽女官就垂首径自又说了下去：“魏淑媛已有了四个月的身孕，因她躲在太后的宫中，皇后娘娘也是前些日子才得到消息。”

话说到此刻，丽女官蓄意地停上了片刻。可等了半晌，并不见香墨回声，不由抬头看去。

香墨的轻衫织工是顶精致的，缂丝紫鸾双翅织金微凸，在日光下散发出鹅黄色的浅晕，仿若水色月华，但此时瑟瑟晃漾不定，似欲展翅飞出经纬牢笼。丽女官忙把心神安定，方觉出香墨是在无声地轻笑。

“当日我就觉得，魏淑媛是一个十分聪慧的女人。”

“夫人打算如何办？”

“我？我是被攥在皇后的手中的，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。”

丽女官闻言弯唇一笑，福身无声退出。只留青玉香炉内一段乌青的烟袅袅升起，熏染着一种死寂。

窗外，繁华鼎盛，比残冬光景迥然不同。

只是不觉成恨俱凋零，到头仍是空空如也。



大漠里的夏日，日头仿如鲸吸牛饮，吸尽了地上每一寸的水分。蓝青站在烈日下，觉得手里的弓弦都变成了干涩的刀，一寸一寸割进手指，渗进血肉。他的眼被酷热蒙得一层模糊，手不禁脱了力，箭离弦而出，未曾来得及凝力的箭还未到靶心就失了力气，软绵绵地落在地上。

几乎就是同一瞬间，有乌黑的鞭带着尖利的呼啸劈头而下，蓝青面颊上立时就现出一道血痕。眼前的薄雾迅疾溶散开，连同那熨热腥锈的血气一道，让蓝青微微地眩晕。

他并不敢言声，只抚面垂下了头。

着了一身轻甲的陈瑞站在蓝青身旁，手执的鞭蜿蜒颇长，淡淡的灰色，